

重点推荐

历史理性与成长小说的结合

□秦 岭



小说《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除了市场喜爱的悬疑、谍战、轻喜剧等元素，还加入了地域符号和时代特征，打碎谍战小说惯常套路，创造性推出“王大花”形象：一个草根柴火姐，一路跌跌撞撞，展现其从小家到大国的精神成长和坚定抗日的革命生涯。

郝岩的作品具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明确的类型化和超越市场掌控的能力。市场规则的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形成品牌，批量生产；但是作为文学创作，其创新性和文学性必须同时兼具。这是一重考验。郝岩写小说，可以看出对潜在读者的尊重，也体现出自己文学创作的定位，这恐怕是另一重考验。即使披着谍战、喜剧的外衣，仍是掩不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时刻流血牺牲的惨痛，端赖小说深刻的悲剧内核，作者不担心会被二度、三度创作图解和阉割，文学的自由灵魂得以释放，这算第三重考验吧。我们总是习惯脱离实际生长的文化产品来空谈文化产业，而郝岩的作品从电视剧本到小说甚至电视剧行品都有相当不错的市场前景，被忽视的文化产业链条还有待资本运作，这算是第四重考验吧。

王大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平民女英雄。一个人物的成长，从无知到有知，从自发到自觉，对王大花来说，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条曲折而艰苦的道路；对作者来说，这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渐进过程，也是作者、人物、读者一起成长的过程。王大花颠覆了此前人们对英雄的惯常印象，成为独特的“这个”：带着腥膻的杂拌鱼味道，带着老白酒的醇烈，带着复州皮影戏的歌哭，带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凶猛，带着胆大心细、计较黠，黯然伤神时也会饮泣的人间女人味。

二

郝岩所写的王大花，其丰富多元的底层生命体验，苦难背后更复杂的历史、文化和人性根源，都得到了充分立体的挖掘和展示，明显区别于当代作家偏好写底层却浮在生活表层的普遍现象。他善于讲故事，并且在质朴无华的叙事中不断设置悬念，从故事的开始一

直延伸到故事的结束，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参与到悬念的破解当中。王大花甫一出场，脑子里满是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丈夫唐全礼的“大姑娘”和老相好夏家河的出现让她的生活轨迹轰然改变。外力促成人物行动线，乱世中，生命与革命咫尺之遥，王大花不知不觉中已经迈出革命的第一步。

小说情节的决定性转折和人物成长的关键点在于王大花得知丈夫唐全礼是一个叛徒并出卖了花园口18个地下党。她偷偷回到花园口，在丈夫坟头痛哭一场，下决心抗日。泪水所给予王大花的力量直接进入其内心，浇灌出她行动的力量和激情。

成长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最初源于德国。成长小说大多讲主角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经历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中国式成长小说的形态与国外文学理论关于成长小说的界定之不同在于，主人公晚熟，被动成长。郝岩的小说摆脱了对巨型历史时段和事件的依傍，而是着眼于个体叙事，专注于日常生活的非既定秩序对成长的磨蚀与改写。叙写“成长中”状态或“成长的破碎”状态成为作品的一个主要态势。小说

中对成长仪式的不懈探索，构成了王大花平民女战士的个性生成。

郝岩曾说自己没有系统阅读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是最大的缺憾，但是他小说呈现的中国传统叙事方式与他所讲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浑然一体，毫无违和感。只是在第21章结尾处，郝岩戏谑地写到“王大花不会想到，今天晚上她与山口的这一次见面，对以后她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屡屡出现在作家笔端的马尔克斯语式照亮了数不清的冥思苦想无出路的情节转折。王大花是郝岩具有中国传统叙事神韵的方式塑造的一个本土家常范儿的英雄，她结得像东北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鲜活有质感，给予读者格外的踏实，自然而然地就由亲切到亲近到信服到喜欢。更见郝岩情节构思能力的则是他几乎没有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分线索叙述，而是靠王大花一个人带动全部人物关系交织纠葛，推动所有情节起伏发展。王大花就像一座发电站，支撑着这部小说，作为源动力依赖的是郝岩多年的阅读积累和做记者的勤奋写作，显示出郝岩对生活的深度介入和敏锐观察，更是他文学创作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

郝岩在小说中体现出历史理性和对抗战文学叙事伦理的回归。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细节常常使史学家喜出望外，因为历史书只管宏大叙事，未免挂一漏万，而史书中见不到的生活场景、日常细节、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其细微变化，在小说中会以作者的虚构和想象来完成，而细节的真实与不可再现又构成新的冲突。

小说开头浓厚的时代感扑面而来，风云诡谲的历史天空笼罩着辽南大地，滚滚而来的洪流裹挟着弱小的生命个体。个人的命运如何摆脱时代的捆绑？老舍早在他的《我这一辈子》《离婚》等小说中出示了模板：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无法逃脱时代的宿命，作家以超越的理性和文学的感性，用八级大工匠般的手艺把小人物与大时代进行了无缝连接。大时代的革命与变化，往往“风起青萍之末”，关注个体与弱小才会有本质的发现。“王大花

站在热气弥漫的锅台前，不去理会大锅里挤出来的热气腾腾炖鱼的新鲜味道。她一点也没有想到，鱼锅饼子店外异常宽阔而又阴冷潮湿的花园口老街上，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正躲在深藏不露的苍穹里，在先期抵达的一团团湿气雾气掩护下，正马不停蹄地挺进着，准备席卷花园口。”抽象的隐喻与生活的具象同时出现，带给读者辽远的历史感和切近的触摸感，于是小说就有了吸引人的力量。

郝岩笑称自己是严肃编剧，不会生编硬造、无中生有，“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的历史背景努力做到与史实不悖，从中找到利于小说发展的戏剧性情节，推动人物的成长。如民国红歌星“银嗓子”姚莉的流行歌曲《卖相思》，郝岩很喜欢借用到小说中。紧张的谍战，偏偏加上舒缓的民国歌曲做背景，张弛相对，戏剧性凸显，也体现出作者成熟的写作技巧及松弛的写作心理。

四

王大花，名字中混杂着土气、喜气、大气、胆气、豪气、乡村气、家庭气、泼辣气、东北气、年代气各种气味，充溢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乱世密码和平民子弟的生存智慧，而偏偏嫁与“革命”，她的生涯注定是笑料百出又无往不胜。带着好奇心问起郝岩王大花的由来，更觉作家对生活的敏锐和不经意间的灵感对作品的养育和助推。多年前郝岩跟朋友吃饭，女服务员兜揽生意，大家开玩笑叫她“王大花”。这个名字，有很多喜剧性，也有很多由名字而设定的潜在束缚，比如喜剧性、年代感，郝岩决定结合自己的长项和市场需求，尝试生活气息浓厚的谍战喜剧。如果说依靠电视剧来承担现实关怀与价值建构的文化功能，指望电视剧来整体提升我们的审美品位、文化素养甚至是艺术思维，未免令人哑然失笑；可是，每个在资本面前有思考有文学追求的编剧，都应该像郝岩一样，即使戴着资本、市场等种种镣铐，也要在艺术的天空舞蹈直至飞翔，那么，国产电视剧也有明天。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郝岩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新书快读

《清明上河图》



宋方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清明上河图》被视作呈现中国历史文化的殿级文物，却无人知道，最初它不过是一幅施工之图，却改变了庙宇之高，颠覆了江湖之远。此书将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从卷首到卷尾，对画中的每一处景致、每一座建筑以及各色人物活动都做了细致的描绘。作者仿佛是一个向导，带着读者穿越时空，来到了900多年前的繁华城市，体验其中的人情冷暖、世情百态。

《嘹亮的红》



桂兴华 著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本书汇集了70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对上海诗人桂兴华作品的研究评述，以及桂兴华的论文及演讲稿，近66万字，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该书还收录了桂兴华从1976年至2015年的采访笔记、长诗手稿等系列资料。其中有诗人与贺敬之、舒婷、艾青、顾城、汪国真等人的交往点滴，也有作者4年来在浦东塘桥创办桂兴华诗歌工作室培养草根朗诵团的过程。

《不念过往念远方》



徐昊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本书是一部讲述娱乐圈背后故事的温暖小说，颇有“娱乐圈的杜拉拉升职记”之感：刚丢了工作的苏小沫，同一天又经历感情背叛，在闺蜜的劝说下成为一名演艺经纪公司的经纪人。面对娱乐圈的明争暗斗，她能否将新人夏天打造成下一个明星？亲情、友情、爱情、背叛和逃离，纠葛与难舍……尽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的文字清爽、干净、透亮，画面感强，无处不渗透着对美好的向往。

《各自爱》



黎戈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3月出版

本书是黎戈的随笔集，收入“枕宿帖”、“白色俄罗斯”、“四季歌”3个小辑共66篇文章，其中“枕宿帖”收录了一些文艺随笔，是作者对植物、园林、工艺、电影、小说、古诗词等内容的随想随记，新颖别致；“白色俄罗斯”是作者对俄国文学的独具个人角度的梳理与思考；“四季歌”写了作者淡淡但不乏味的日常生活，加了一些民俗装饰，不为怀古，只为感念旧时那种与季候相依的温暖感觉。

《姑娘，欢迎降落在这残酷世界》



黄佟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5年2月出版

书中的20篇文章来自作者身边的人以及她自己的故事，有爱恨情仇、柴米油盐、现实与梦想，充满人间烟火、世情百味。她们出身于各种各样的家庭，身上有各自难以改变的缺点。因为性格，因为命运，她们有着惨烈的人生。读者可以从中学到深深的怜悯——谁的生活都不容易，好好珍惜自己。作者不是情感专家，不是人生导师，她只是希望给读者打开一些门，让他们看看周遭的世界和周围的人。在这些故事里，作者没有说这个世界多么美好，也没有说这个世界多么残酷，她想说的是，无论美好或残酷，我们必须跨过去，努力得到幸福。

▼百家品书

文字之下的真性情

口朱 钢

百家品书

文字之下的真性情

史学笔法 学者精神

□疏延祥

《淮军四十年》是我期待已久文学作品，因为此前我对季宇的《段祺瑞传》《燃烧的铁血旗》一直关注。季宇写淮军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前面所讲的那两本著作都多多少少地和李鸿章及淮军有关联，而此前他还写过电视纪录片《淮军》的文字稿，对李鸿章和淮军很熟悉，即使这样，他还是不轻易动笔，用了5年多时间，慢慢打磨，把那些枯燥的史料化成血肉丰满的形象描写和叙述，使得历史著作的对象变成文学作品，好看，耐看。

淮军的统领是李鸿章，因此一部《淮军四十年》，也就是李鸿章的40年或者说后半生。《淮军四十年》从1861年写起，这一年淮军还未创立，李鸿章39岁。其时，太平天国的安庆失守，为解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军队围攻上海，上海告急。此时的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僚，在曾的手下总理文案，深得曾的信任。湘军是所大学校，他们多年和太平军厮杀，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和思想斗争的经验。对于部队纪律，李鸿章特别看重，他认为军事以得人心为本，这颇有点今天的以人为本的意思，而淮军的《营规》《军规》“行军先要爱百姓”，扎营不要取百姓门板，行军不要踩坏百姓田产，甚至挑水不挑有鱼的水塘等等强调军民一家的纪律，令读者耳目一新。

这种议论使我们感到历史往往在重复，一种在很多人认定是现代军队制胜法宝的东西也不是凭空而来，它同样有着历史继承的关系。军事纪律保证了淮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区别于绿营，也和已染暮气、因南京破城大肆抢劫而坏了规矩的湘军有别。而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的就是“和为贵”、“退一步海阔天空”，而“站墙头”就是两军相遇前要修筑营垒。因为前者，就是遇到“磨难星”戈登，李鸿章也能避其锋芒，使其为我所用；因为后者，他在对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始终稳扎稳打，一一将其击溃。

同时，淮军在军事装备上，也走在绿营和湘军前面。淮军初到上海，人们还把它当成叫花子兵，被人瞧不起，对此，李鸿章不以为意，化装随从，到洋人的舰船上参观，回来后就开始“讲求洋器”，几个月后淮军就拥有洋枪

史中的人物带着他们的声音笑貌和喜怒哀乐仿佛如在目前，这是该书一大亮点。

淮军、李鸿章和晚清历史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对于他们的真相或者在历史中的作用，众说纷纭，季宇对此往往将其不同的看法都呈现给读者。不同于小说的是，在比较不同观点的同时，季宇还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使得这部著作在有文学性的同时，还有一种学术性。如僧格林沁之死，第一种观点认为他在激战中，马被捻军的长矛刺中，坠马而死；第二种观点是僧格林沁躲在麦陵深处，为拾粪的少年杀死。第三种观点认为，僧格林沁是因为部下不满其统治，从背后偷袭，杀死了他。季宇指出，第三种说法是为尊者讳。如果让僧格林沁死于小孩之手，王爷就没有尊严，让他死于叛将之手，多少还有几分尊严。季宇列出僧格林沁之死的三个版本，都有根据，第一种见于《近代史资料》的《国瑞奏档》，第二种见于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第三种见于欧阳昱的《见闻琐录》。季宇评论起淮军发展过程中哪怕是细小的历事件的作用，也是一种学术眼光，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不是就一事论一事。

《淮军四十年》写的时代不算遥远，但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淮军和晚清发生的一切无疑已是历史的陈迹，季宇调动了多种文学手法，使那段历史读来不觉枯燥。他还别出心裁地在书中淮军主要将领出场时，都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其姓名、性别、民族、学历、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参加淮军时间、祖籍等，这种表格镶嵌在这里，可能是两个不同时间错位和衔接，令读者会心一笑，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过去表述过季宇的写作为历史和现实两大类，这是就题材分的，要是从体裁来说，一是小说，一是史传文学，就目前为止，《新安家族》是他小说创作的高峰，《淮军四十年》则是其史传文学的高峰。在《淮军四十年》中，季宇实现了学术和文学的融合，或者说文学和史学的完美结合，他这种创作风格值得称道。

（《淮军四十年》，季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淮军四十年》，季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